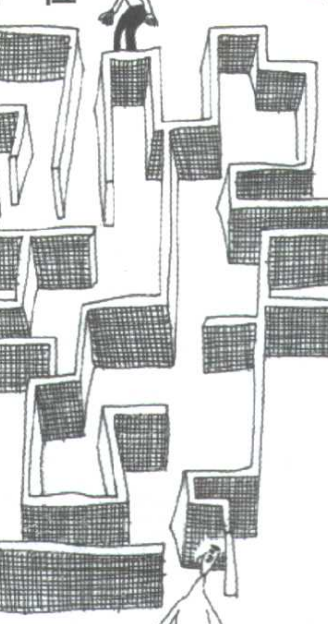


来了。



嫁给王子

王 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都市心情丛书】

嫁给王子

文·陈村 图·王俊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嫁给王子

(都市心情丛书)

图 王 俭 文 陈 村

责任编辑 孙文昌

封面设计 王震坤 路 莹

装帧设计 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合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1186 1/32 印张8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ISBN 7-5322-2552-6/J·2431

定价: 16.00元

文者自说

陈村报告会（代序）

冬天的时候，山西省图书馆的冯英利闲得发慌，便想惹事生非，找些人来开办讲座。去请几位高人没有请到，求其次忽然想到上海的陈村，人虽没见过，文章是读过的，不妨一试。

陈村非常高兴，爽快地答应了。

筹备的过程很艰难。要拉赞助，要印票售票。最麻烦的是学术报告厅空荡荡没有座位，想方设法从少年宫借来几百张破旧的折椅，一行行排好，一张张擦净。音响设备也是借来的，冯英利试了一下，效果还真不错。

谁知临时出了毛病。那天冯英利一上班，传达室就交给他一份加急电报：

机票买迟五天无法到达歉陈村

冯英利差点没有昏过去。明天几百个读者将拿着票来敲他的门，也许真会酿成非常事件。眼下文化骗子很不少，自己也算上一个就亏了。

急忙去打长途电话。电话那头，陈村说没有办法了，毫无办法。冯英利一再求他，他才答应去机场试试：“你晚上去机场，接到就接到，接不到，我五天之后一定到。”

晚上，机场。远远看见飞机降下来，冯英利急得想迎上跑道，被武警战士一顿训斥才退了回来。乘客出来了，他将一块写着“陈村”的牌子高高举起。不一会儿，走上来一个身穿新潮羽绒服的汉子，拉着他的手。

“你就是小冯吧？”

“陈村老师，可把您等来了！”

陈村长得魁梧结实，戴一副变色近视镜，目光炯炯，由上而下地望着冯英利。冯英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听说陈村老师身体不很好……”

“那是过去。”陈村拍拍胸前的领带，“你能看出有病吗？”

“没有，真是棒极了！”小冯说。

报告会也开得棒极了。在两个半小时里，虽然气温零下十度，然而笑声不断。陈村的语言幽默生动，常有出其不意的俏皮的比喻。他说：

“什么叫小说家？小说家就是骗子，编一些没有的事来骗得人们的同情、愤怒、伤感、忧愁、兴奋、骚动，直到亢奋！人们之所以受骗，是因为他们愿意。所以，人们并不把小说家视为骗子，你们也不把我视为骗子。人要是永远都不受骗，生活该多么乏味！”

冯英利也坐在台下，觉得陈村的话实在富有哲理，深入浅出，动人心弦。报告会结束时，掌声雷动，无数人围着陈村要求签名。如果没有冯英利他们的解救，陈村那晚上就别想脱身了。

报纸和电台的反应也极好，还配发了报告会的照片。照片上，陈村正站在台上，用芭蕾动作在解释一个文学现象。

陈村没有到过太原，冯英利就陪他四处走走。一天走到迎泽公园，湖已上冻，有十来个年轻人在溜冰。陈村上前，和他们聊了几句，只见一个小伙子解下冰鞋，并给陈村系上。陈村一摆右腿，滑了出去。他的技术很不错，能转身一百八十度，进退自如，双臂在风中舞动，还礼貌地携起一位姑娘的手，双双在冰上飞翔。

“你累了吗？”

“不怎么累。好多年没溜了，不行了。我已是老家伙了，苟延残喘。真羡慕你的年轻。”

陈村朝远处的姑娘挥了挥手，和冯英利走出公园。他抽烟，健牌，有一个时髦的电热打火机。在晚上的宴会上，他用这打火机给主人们一一点烟，态度不卑不亢。小冯给他讲课费，他接过就放进了衣兜，说了声“谢谢”，毫不扭捏。他将半斤多汾酒喝了下去，脸都不红。

“能吃能喝能抽能睡能玩能写。”陈村用手指做了个“六”字，自称是“六能居士”。

从机场送陈村归来，冯英利若有所失。他想，自己是几能呢？正想着，突然有同事来告诉：

“小冯，快，快去！又来了一个陈村！”

冯英利大吃一惊走到楼门口，只见站着一个老头模样的人。他弯腰曲背，身穿一件大棉袄，脚穿大棉鞋。

“你就是小冯吧？很抱歉，来晚了。”这个陈村伸出手来，冯英利机械地握了一握。

“陈、陈村老师，请，请屋里坐。”

以后的事情十分尴尬。经委婉地说明，这个陈村拿出了邀请信、工作

证，准备来报销的加急电报收据。工作证的骑缝章完好无损，照片酷似此人，将大家看得呆住。

经协商又组织了一次报告会。好在椅子尚未还掉，不费许多周折。对外声称是第二个陈村，上次是青年作家，这次是中年作家，人不同但笔名相同，一样是“著名作家”。

太原的文学青年是很热情的，又买了票，又来冷冰冰的学术报告厅听讲。

报告会冷冰冰的。陈村讲着讲着像要睡过去了。他反复介绍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这一段为什么在那一段的后面，以及小说有几种写法，为什么怎么都不如陈村的写法妙。在第一个小时，三分之一的人熬不住了，抽了签。在一个半小时的时候，陈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主动煞住话头。为了他的有限的明智，余下来的人还是鼓了几下掌。

以后，陈村若有小说出版，在太原肯定销不出去。

那些节目还得重演一遍。冯英利陪他看了晋祠，也去了迎泽公园。公园的湖上依然有年轻人在玩。陈村由冯英利扶着，在冰上走了几步，赶忙要求上岸。他似乎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他说抽烟，抽上海产的烟，抽一会儿就灭了，要转过身去划火柴重点。他喝了一口汾酒就呛个不停，还说过去半斤一斤白酒一仰脖子就下去了。他连这些大话都不常说。他唯一真正关心的是前一个冒牌的“陈村”。冯英利没好声气地把那位的潇洒处一一道来。当说到“六能居士”时，陈村默默不语，一声长叹。

“我们都白活了！”他鼻音很重地说。

冯英利将讲课费给他。他口中说“不必了”，一手忙不迭接过。冯英利见他拿着钱，用拇指轻轻捻了一下，眼珠很快地偷瞥了一眼，动了动眉头，嘴里还在说“不必了”。

这个陈村也走了。冯英利空忙了一场，不但没收入，还请帮忙的弟兄涮了一顿羊肉。关于他“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传闻在渐渐传开。冯英利有时会翻开影集，看看其中的真假陈村。无论有没有工作证为证，他在心里欣赏的是那个假陈村。他甚至想，既然有这么出色的假陈村，又何必需要那个真的呢？那天，要是没他的出现，还不知如何收场呢。总而言之，冯英利想，陈村的角色，此人当之无愧。

半年后，冯英利去南方出差，忽然在路上看见那位假陈村，骑着自行车一晃而过，冯英利想叫住他，可没叫出口。叫住他，说些什么是好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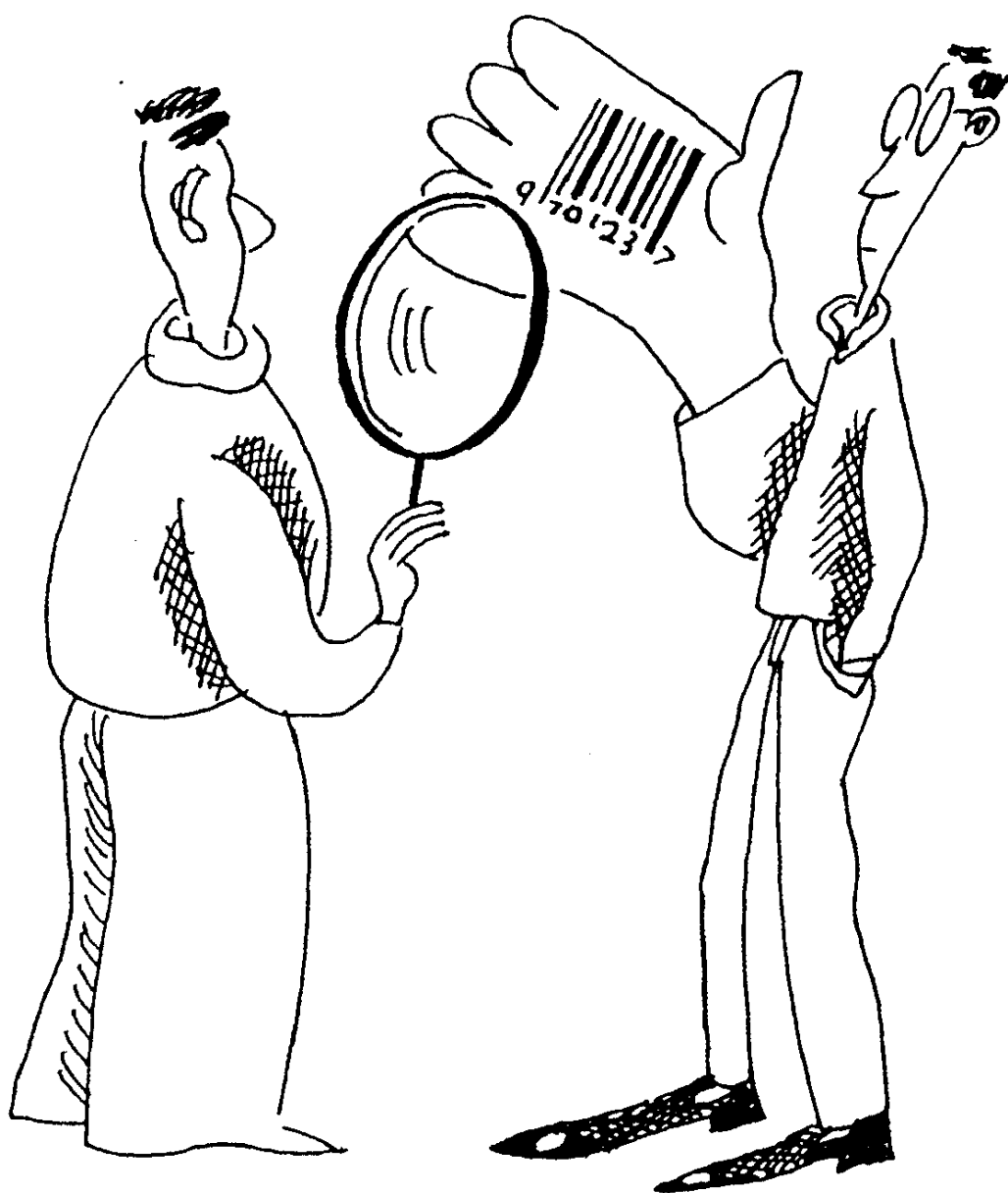
陈村报告会（代序）

早晨·····	2
琥珀·····	5
何以上网·····	8
怀念夏天·····	14
几回回梦里回乡下·····	22
魂·····	26
假如我是一个孩子·····	29
街道素描·····	31
嫁给王子，然后离婚·····	39
美人·····	44
旧书·····	47
斗室·····	51
郎才貌，女才貌·····	54
迷宫·····	58
酒和水的故事·····	64
得失围棋·····	69

对钟表的读后感	74
隔岸观火	81
一个最大的苹果	85
业余残疾人	90
重当大学生	94
曾经发誓	98
在垃圾上发财	102
在北九水	106
幸亏有个外国	110
谢绝恩师	114
我克你	119
我看我佛	123
我的前半生	131
我的城市	143
为电脑发烧	149
望文拆字	154
网虫网虫几点钟	168
秃头	172
痛悼尾巴	175

听来的故事·····	178
躺着读书·····	181
仙乐·····	186
重要的日子·····	189
捉鬼·····	191
羞·····	195
说说歌剧·····	197
手球·····	202
食与色·····	206
吃猫·····	210
上海的美女·····	214
如何藏书·····	219
爬山·····	224
去公园走走·····	230
全部白说·····	234
毕业歌·····	238
城市的奇迹·····	242
男的糊涂·····	246

画者自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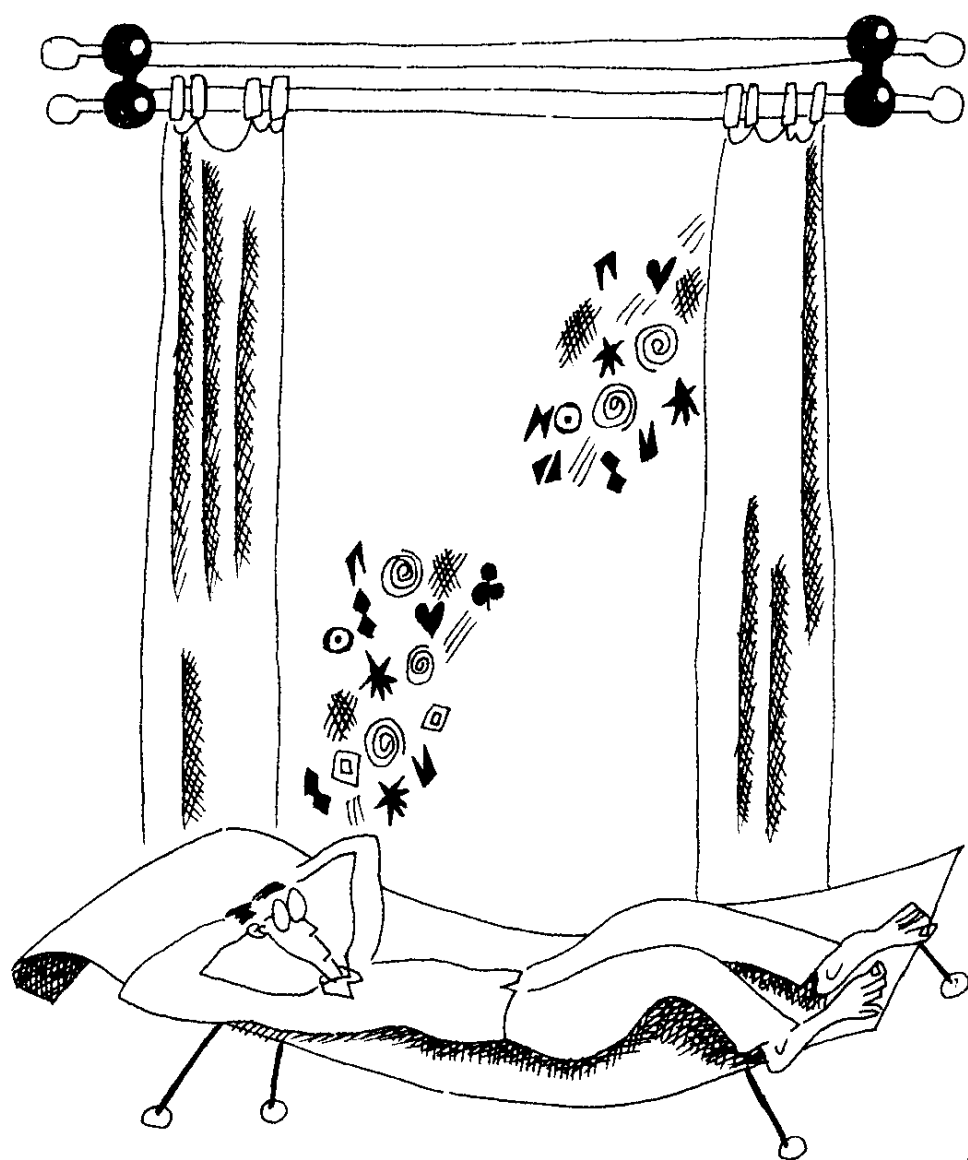


早晨

黎明时分，我在一群大山间走来走去。我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山上树木葱茏，就是没人也没声音。我想，上去看看吧，就把自己升到天上，伸开双臂，鹰一样向下瞭望。依然没有人影。天上的云红得像花一样。我独自在红花之间走来走去。

后来就听到了声音，好听的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我没想清楚是什么，左手已经伸出去，机械地应了一声“喂”。对方正好把电话挂上。这样我就醒来了。最糟的便是这种没头没脑的电话，叫人情不自禁地猜一猜。很想再睡但已睡不着了。脑子既不清醒也不休眠，头很重。

窗外已是早晨，阳光漏进几片，投在墙上，金灿灿的很有质感。屋里还是昨夜，半明半暗，不知已经几点。昨夜睡觉是四点，寂静的弄堂有送牛奶小车的悦耳的撞击声，我放下一本幻想小说，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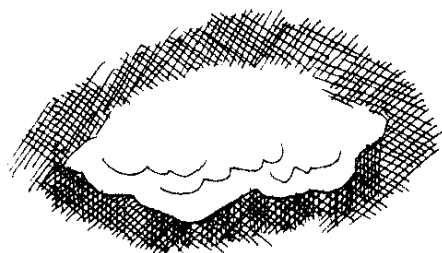
灯开始做梦。

我留恋每夜的睡眠，它给我精力和思维能力。它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这样，我的一生就过了两次，一个人就拥有两个人的体验。不仅是数量，那些恍惚的经历是没可能亲历的，只有梦来成全。

而眼下是早晨，无须幻想或朦胧，我将面对的是一整个白天。白天的阳光已经等在窗外，就等我拉起窗帘，于是一拥而入。白天的声音已经切入了我这边人造的昨夜。然而我还要等一等。我拿起围棋月刊，认真也徒劳地跟着白子黑子在盘面上走。看高手下出来的棋谱如看一个梦游的人，不明白他在干什么。一边有个声音在阐释，在摆出另外的棋形议论短长。我觉得这像有人在我的眠床边向我阐释我的梦。我的思维跟着棋走，渐渐也成了高手。他们是在夜幕的掩蔽下做着白天的事业。围棋使人清白起来，而谱上的子越来越难找，于是我就认为这些子是不重要的，把书挪开。我还把烟头掐灭。应该起床了。

我去拉开窗帘，然而没有阳光涌入。天已转阴，冬日的风在窗外徘徊。我请冷冷的风进来，吹走一夜的浊气。

琥 珀



这是一间老屋。原先做仓库，后又改做食堂兼会场。

老屋很高，很大，有结实的墙。旧虽旧了些，开起会是很好的，
吃起饭也很好。麻雀喜欢在无人时飞进来，东寻西找地找饭粒吃。
自从那个叫张三的男人进来后，它们扑扑翅膀飞开了。

张三穿蓝色的背带裤，戴棉纱手套的手握一支刷子，另一只手
提一桶漆。他漆着墙，墙便变成红红的，非常的好看。漆完红，换
一桶黄，换一支黄刷，在墙上刷字，红墙黄字，就更是好看了。

也没看见张三歇过。刷完黄，便用红漆除去，涂得非常的仔细，
墙便又变成通红的一片。变红了，再刷黄字，黄字黄得金灿灿，与
先前一般好看。



周而复始，麻雀知道无望，不再飞来。

周而复始，墙却厚了，更结实，更好看。张三的蓝布裤与白手套也红的黄的，也好看。

张三还是刷墙，一遍红，一遍黄。一直刷到不能再刷，刷到墙把身子团团箍住。他还是想刷的，可惜不能了。

没听说用食堂的那些人上哪里找饭吃。或者不稀罕吃饭了吧。

许多年之后，沙埋了老屋，埋得屋顶尖尖都不见。也没有草，也没有树，也没有麻雀。只有沙。

许多年之后，老屋被挖出来，算是古迹或算名胜。慕名来看的人是很多的，虽然老屋墙上的古文读起来费解，但看完都说好看。

老屋已如琥珀般通体透明。透过层层叠叠的红幕黄字，在琥珀核心，可看到黑黢黢一个真人正踮脚站立，左手提桶，右手将刷子尽力举起，造型古朴，姿态栩栩如生。

看过的人都说非常非常好看。

何以上网

我一直订着多份计算机报刊，睁大眼睛关心它的发展，但是对热闹非凡的上网则抱有疑惑的心理。对我而言，要害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时间的分配。我家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已经成了灾，老婆一再扬言要焚书坑儒。阅读它们成了很重的负担，不读怕错过了什